

THE STORY OF GRANDMOTHER

[法] 乔治·桑 著
罗玉君 译



祖母的故事

雅 典 娜 · 童 书 小 经 典

YA DIAN NA

TONG SHU

XIAO JING D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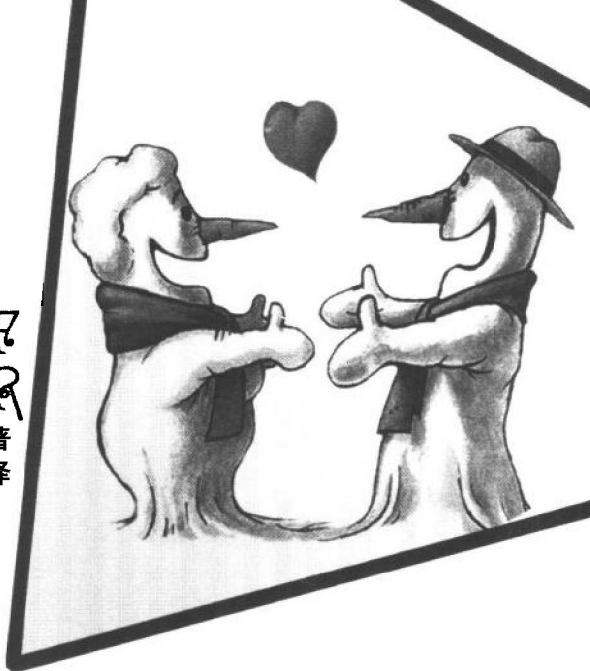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THE STORY OF GRANDMOTHER

[法] 乔治·桑 著
罗玉君 译



祖母的故事

雅 典 娜 · 童 书 小 经 典

YA DIAN NA

TONG SHU

XIAO JING DIAN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祖母的故事/(法)乔治·桑著;罗玉君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8

(雅典娜·童书小经典)

ISBN 7-5633-3660-5

I. 祖… II. ①乔… ②罗… III. 儿童文学-故事-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846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郑州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8.125 字数:150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10 000 定价:1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给我的孙女奥洛尔·桑(作者序)

问题是要知道有仙女或者没有仙女。你正在喜爱神秘的年龄,我希望自然界里有神秘,更希望你热爱神秘。

我呢,我想自然界里是有秘密的;否则我就不会把它们讲给你听了。

我们还要研究的就是那些所谓超自然的精灵、神怪和仙女究竟在哪里?它们从哪里来?它们到哪里去?对于我们有什么影响?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这些问题,连许多大人都弄不明白。这便是为什么我要大人也读这些故事的原因,这就是我伴你睡觉时讲给你听的故事。

你的祖母

目 录

给我的孙女奥洛尔·桑(作者序)	1
说话的橡树	1
泰坦的风琴	40
灰尘仙子	66
大眼仙子	81
巨人岩	98
会说话的雕像	149
戴着面纱的太太	161
比克多尔小姐	174
小巴库斯	188
失掉了的相貌	198
要寻觅的相貌	207
又找着的相貌	217
破产	228
比克多尔堡的重游	236
雕像的演说	245

说话的橡树

——为白友姑娘写

很久以前，在塞尔纳林子里，有一棵粗大的、古老的橡树，它大概有五百岁了。雷劈过它好几次，每次它总是重新长出枝叶来。它虽然遭受了一些摧残，可还是长得挺茂盛、挺青翠的。

关于这棵橡树，很早就有了坏名声。邻近村子里最年老的人都说，在他们年轻的时候，这棵橡树是会说话的，它曾经迷惑过在它的树阴下停脚休息的人。他们还说有两个旅行者在橡树下面躲避雷雨，都遭受了雷击。一个人立刻被雷打死；另外一个人幸而及时跑开，不过也骇昏过去了。他及时跑开，是因为事先听见一个声音警告他说：

“快逃！”

这个故事太古老了，相信它的人已经不多。这棵树的名字虽然还叫作“说话的橡树”，不过牧羊人走拢去，已经不太害怕它了。可是经过爱米的奇怪遭遇以后，老橡树是妖怪的名声，就比以前传播得更快更远了。

爱米是一个贫穷的牧猪孩子，无父无母，孤苦伶仃，吃得

差,穿得差,住得也差;贫穷迫使他去牧猪,然而他又很讨厌那些畜生。那些畜生相貌愚蠢,性情刁顽,他害怕它们,它们也感到他不配做它们的主人。

爱米每天一大清早起身,把猪赶到林子里有橡树果实的地方去;夜晚又把猪领回村子里来。他穿了一身破烂的衣服,光着脑袋,风把他的头发刮得直竖起来。他的苍白、瘦削、土色的小面孔,还带着愁闷、惊恐、痛苦的表情。他赶着一群乱叫乱嚷、斜着眼睛低着头、总是在挑战的畜生,看起来实在可怜。在黎明的红雾里,看见他这样的赶着猪群在阴暗的灌木林子里走动,大家会把他看成荒野中的小鬼被风雨追逐着一般。

这个可怜的小牧猪儿,假如他也像我的小朋友们一样,有大人照顾,打扮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快乐幸福地过着日子,他一定也是一个漂亮的、可爱的孩子。他现在既不认识字,也不知道什么大道理,他仅仅知道把他生活上的必需品说出来,可是他胆量太小,就算他缺乏什么,也不常说出口来。如果大家把他忘记了,就算他自己倒霉吧。

有一天晚上,那群猪自己回到猪圈来,在吃晚饭的时候,牧猪的爱米还没有露面。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一直等到萝卜汤喝完了以后,农家的老主妇才派了一个小孩子去呼唤爱米。小孩子回来说爱米没有在猪圈里,也没有在谷仓里,可是他平日总是睡在谷仓里的干草上的。大家以为他去探望他的住在附近的姑母去了,于是各人安心睡觉,再没有人想到他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到那位姑母家去,知道昨夜爱米没有在那里,大家才惊异起来。自从那夜以后,他就从来没有在村子里出现过。大家也到邻近的地方去探问过,没有一个人看见过他。大家也到林子里去找过,都找不着他。他们断定他被野猪或者豺狼吃掉了。可是他们没有找到他的手棍——那枝有短柄的牧猪杖,也没有发现他那身破衣裳的碎布片;因此大家又断定他离开本乡过流浪生活去了。农家主人说这算不得什么可惜,因为这个孩子没有用处,他既不爱护畜生,也不知道使畜生去爱他。

后来农庄上雇了一个新的牧猪儿来接替爱米的工作,但是爱米的失踪吓坏了地方上所有的孩子。有人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向说话的橡树那边走过去,毫无疑问,爱米就在那里撞见了灾祸。新来的牧猪儿,当心不把猪群带到那个方向去,别的孩子也不敢再到那里去玩耍了。

你们一定要问爱米究竟怎样了?耐心听吧,我就要告诉你们的。

话说爱米带着他的畜生上林子里去,远远望见在大橡树那边,有一丛正在开花的野蚕豆。你们都知道,野蚕豆或者小蚕豆都要开花的。它要开密密匝匝的、美丽的、玫瑰色的蝴蝶花,后来结成你们认得的核形的豆荚。荚里核形的豆粒,有榧子那么大,味道带甜,略微有些酸涩。贫穷的孩子把它当作美味的糖果,这是不用花钱买的营养品;人爱吃它,猪也爱吃它,

猪和孩子常常争夺这种食物。有人说到古代的隐士依靠草根生活,事实上他们最精美的食物,便是法兰西中部所产生的这一类的豆荚。

爱米很明白野蚕豆的豆荚还没有成熟,还不能吃,因为那时候正是初秋。可是他好好记着生长豆荚的地方,心想等到花和茎都干枯的时候,再到那里去采摘果实。他背后跟着一头肥壮的猪,用鼻子拼命地掘起泥土,要把地面上的一切都摧毁掉。爱米看见这头贪食的畜生作出这种有害的行径,心里着急,举起他的牧杖,向这头畜生的丑面孔上用力打了一棍;因为棍子尖端上有一个小铁片,是方才磨过的,于是把猪的鼻子微微地刺痛了,猪就疯狂地大叫起来。你们知道这些畜生很知道彼此帮助的,它们的某种呼援求救的声音,会使得全体愤怒,大家起来合力攻击它们公共的敌人。许久以来,它们就仇恨爱米,因为爱米对它们不但不亲热,也不恭维它们。现在它们集合在一起向他奔过来,拼命地大嚎大叫,互相冲撞,把爱米围在当中,好像要吃掉他的样子。可怜的孩子抽身逃走,它们追赶上去。你们要知道,这些畜生的举动,有时候快得令人吃惊。他仅仅来得及跑到大橡树脚下,抱着大树粗糙的树皮向上爬,躲藏在高高的枝丫里。那群凶猛的猪围在树下大叫,威胁,用力掘土,好像要把树掀倒一般。可是那说话的橡树根深蒂固,对于一群疯猪的骚扰满不在乎。攻击者的队伍,绝不放弃它们的企图,一直战斗到夕阳西下,不得不撤退的时候,才

决定回到村子里去。小爱米深信他如果跟随猪群回村,在路上就会被它们吃掉的。于是他打定了主意,永远不回到村子里去了。

他很知道那棵橡树是着了魔法的,可是他害怕活人比害怕魔鬼还厉害些。他生下地就受贫穷和鞭打的折磨,他的姑母对他很刻薄,强迫他去牧猪,可是他看见猪就吓得发抖。他从小就害怕猪,姑母认为他怕猪是有罪的。他曾经恳求她把他收留下来和她生活在一起,可是她用一阵鞭子来回答他。因此他更害怕她了,惟一的愿望是到另外一个村子里去牧羊,那边的人对待他也许没有这么吝啬,没有这么恶劣。

当那群猪走远了的时候,他最初感到摆脱了它们横蛮的叫嚣和威胁,真是快活得很,他决意留下来过夜。他的褐色帆布口袋里还有吃剩的一些面包,当他被猪群围攻的时候,他顾不上吃东西,现在他吃掉了一半,留下一半到第二天当早餐吃;以后呢,那只有靠上天的恩典了。

孩子们到处都可以睡觉,可是爱米却睡不着。他的身体本来就很瘦弱,时常发烧,睡觉老是做梦,精神很少得到休息。他竭力稳坐在长有苔藓的两条大树枝当中。他很想睡觉,可是摇曳着树叶的,震撼着树枝的风使他恐怖,使他开始想到鬼怪。他很清楚地听见一个又尖锐又生气的声音,对他说了几遍:

“快走!快走开!”

爱米刚听到时吓得发抖,他喉咙锁紧了,回答不出来;过

了一会儿风平静了，橡树的声音同时也温和了，好像一个慈母的亲爱的声音在他耳朵边悄悄地说：“走吧，爱米，走！”爱米才感到有勇气回答：

“橡树，我美丽的橡树，不要赶走我。如果我下了树，在黑夜跑动的豺狼要吃掉我的。”

“走，爱米，走！”更加温和一些的声音说。

“我的善良的说话的橡树，”爱米带着恳求的声音说，“不要把我扔进豺狼的口里。你救我脱离了猪，你已经对我做了好事，请你再做个好事吧。我是一个倒霉的穷孩子，我不能够，也不愿意作出什么损害你的事情来，请你今夜留下我吧，如果你允许，让我明天早上离开。”

那个声音不再回答了。月光照着树叶，好像镀上了白银一般。爱米心想他是被允许留在那里了，事实上也许他在梦中听见了他以为听见了的话语。他睡着了，奇怪的是他不再梦见什么，一觉就睡到大天亮。他滑下树来，抖落他那件可怜的衣服上的露珠。

“现在，”他对自己说，“我应该回到村里去了。我对姑母说，猪要吃掉我，我不得不爬上树去睡了一夜。她也许准许我寻找其他的工作做。”

他吃完剩下的一点儿面包，正要上路，心想应该向日里和夜间保护过他的橡树表示感谢才对。

“我的好橡树，再见吧，谢谢你，”他吻着树皮说，“我不再

害怕你了，我还要回来再向你道谢的。”

他穿过荒原，向他姑母的茅屋走去，忽然听到农人的花园的土墙背后，有人在讲话。

“这样看来，”一个孩子说，“既然我们的牧猪人抛弃了他的猪仔，而且在他姑母家里也找不着他，那么他不会回来的了。这个没有心肝的懒虫，我一定用木鞋痛打他一顿，好惩罚他今天使我代替他，害我整天陪着畜生在田里。”

“牧猪，你以为怎样？”另外一个孩子说。

“在我这个年龄，牧猪是一种羞耻，”先前说话的那个孩子说，“牧猪对于十岁的孩子，像爱米那样的傻小子，还算合适；可是我有十二岁了，我有权利牧牛了，我至少可以牧小牛。”

两个孩子的谈话被他们的父亲打断了。

“赶快，”父亲说，“去做工！至于那个倒霉的牧猪儿，如果他已经被狼吃掉了，就算他倒霉；如果他还活着被我捉住，我一定要打死他。哪怕他向他姑母啼哭，也是枉然的，那个女人曾经叫他和猪睡在一起。我要使他明白不应该骄傲和偷懒的。”

爱米被这一番威胁的话惊呆了，不敢出声，赶忙钻进麦草堆里藏起来，藏了一整天。晚上，一只山羊在走向羊圈去的途中，停下来舐吮一种叫不出名字的青草，使他有办法挤山羊的奶。他一边挤，一边喝，喝了两三小木碗的奶，才又躲进草堆里去，在那里一直等到天黑。

当夜色漆黑，大家都睡熟了以后，他才溜进他住宿的谷仓里去，拿走了属于他自己的几件东西，几枚银圆。这是他的工钱，前一天农人付给他的，他的姑母还没有时间来抢走。一张山羊皮，一张绵羊皮，这是他用来过冬的；一把新小刀，一只小土罐，几件十分破烂的换洗衣服。他把这些东西装进口袋里，然后溜到院子里去，越过篱栅，轻脚轻手，不弄出任何声音地走了。可是当他经过猪圈附近的时候，那些该诅咒的畜生像是嗅着他或者听见他了，又愤怒地嚎叫起来。爱米害怕农人们从第一觉里醒来，于是背起他的行李，抽身便跑，一口气跑到说话的橡树下面才停下来。

“我的好朋友，你看我又回来了，”他对橡树说，“允许我在你的丫枝上再过一夜，告诉我你是愿意的吧！”

橡树没有回答。空气很平静，一张树叶也没有摇动。爱米以为橡树不说话，便是默许他了。虽然他背着很多的东西，却很灵巧地爬到他前夜睡觉的大树枝那里去，他在那里又酣畅地睡着了。

等到天亮，他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来收藏他的银圆和行李，因为他还没有决定，要怎样做才能不被别人看见，不被别人强迫带回村子，使他能够平安地离开这个地方。他朝更高的树枝攀上去。他在主干上发现了一个黑黝黝的洞穴，是许多年前雷霆劈开的一个窟窿，后来树皮生长合拢，便形成了一个圆圆的大洞。在这秘密的洞穴里，还有旧日因雷劈遗留下来的灰

烬和细小的木屑。

“真的，”孩子对自己说，“这是一张柔和温暖的床，我睡在里面，就不怕做梦的时候会跌落下去了。这张床不算大，可是对我来说已经够用了。我来仔细瞧瞧，看是不是有什么野兽抢先住宿过了。”

他把这安身地的内部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这洞穴是从上面穿下来的，因此在下雨的时候，洞穴里就不免有些潮湿。他对自己说，这很容易办，只要找些苔藓来塞住洞口便行了。一只雌猫头鹰已经在这通道里筑起了它的巢穴。

“我不打搅你，”爱米说，“可是我要把这儿的交通阻断了；这样，我们就各人在各人的家里了。”

当他把自己的巢铺好，预备晚上过夜，并且把行李安顿妥当以后，他坐在他的洞穴里，两条腿悬在洞外，踏在一条树枝上，开始茫然地考虑他是不是可能生活在一棵树上。他盼望这棵树长的位置是树林的中心。不在林子的边沿上，免得时常到那里来牧羊牧猪的人看见他。可是他没有料到自从他失踪以后，大家都怕这棵树，没有人敢接近它了。

爱米感到肚子饿了。他的胃口虽然很小，他前一天却没有好好吃过东西。他走到几步以外他曾经留下记号的、还是青色的野蚕豆那里去，他想，是把它们拔出土呢，还是走到林子深处有板栗树的那个地方去呢？

他正要溜下树去的时候，才看见他放脚的那条树枝不属

于那棵大橡树。那是旁边一棵树把它美丽壮大的枝丫交叉在说话的橡树的枝丫里了。爱米冒险踏上这树枝，便攀到旁边的一棵橡树上去了。就是这样，他又跨到第三棵容易达到的树上去。爱米的身体轻巧得像一只松鼠，从这棵树跨到那棵树，一直跨到结满栗子的栗树那里。他采摘了很多的栗子；栗子还很小，没有成熟，可惜他不能等待它们成熟了。他跳下地来，找到一个很僻静很隐秘的地方，从前有人烧过炭的地方，去煮熟他的栗子。火烧过的圆圈周围又长满了幼树，还留下许多没有烧尽的小木块。爱米不费气力地就把焦木集成一堆，用石头在他的刀背上一敲，发出了许多火星，再用干树叶收取这些火星，就生起火来。林子里不缺少干枯的树枝，他把火烧得很旺。他再到一条水沟里去把他的土罐子装满了水，罐盖上面有口，把栗子放进罐里，很快地就煮熟了。这个地方，每个牧羊人都有这样的罐子的。

爱米牧猪的地方，一向离村子很远，他牧猪时只在晚间才回去，习惯了在野外自己弄饮食吃，他常常从林间的荆棘里，很容易地找到野生的覆盆子和桑葚做点心。

“看，”他想，“我已经找到我的厨房和餐厅了。”

他想办法使他附近的一股泉水变得清洁。他用牧杖把腐草拨开，挖出一个储水的小坑，再阻塞住流水在黏土上造成的细流，最后使水从沙子和石子当中滤过，变成清洁饮料。这工作使他忙了一个整天，直到日落之后，他才拾起他的罐子和

牧杖,再爬上他已经考验过的结实的树枝上去,他再找着他的先前像松鼠一样爬过来的路,在林子里又爬又跳的,从一棵树到另外一棵树,一直回到他的老橡树的窠里。

他把一大把干透了的羊齿草和苔藓带到树上去,放在弄洁净了的洞穴里,做成他的床褥。他听见他的邻居,那只雌猫头鹰,很不放心地在他的头上抱怨。

“不是它搬家,”他想,“便是它习惯这样住下来。好像树不是它独有的,正如不是我独有的一样。”

爱米习惯了孤独生活,一点也不感到烦闷。有好多天,他还感到摆脱了猪仔的烦扰真是一种幸福。他已经听惯了豺狼的嗥叫声,他知道豺狼只在树林的深处游荡,很少到他所在的这边来。猪群羊群也不到这里来,村里的农人更不敢来了。爱米慢慢地知道了这些野兽的习惯。白天在森林里,他从来没有撞见野兽;只有在白天下雾的时候,它们才鼓起勇气出来,可是这勇气也不是太大的。它们有时候远远地跟着爱米,但是当他回转身来,用他的刀在牧杖的铁片上一敲,发出像猎人放枪的响声,就把它吓跑了。至于野猪,爱米虽然有时听见过它们的叫声,却从来没有看见过它们的影子。这是些神秘的动物,从来不会主动地采取攻势的。

收获栗子的季节到来了,他赶忙储存了足够的粮食,把大批栗子藏在离他的老橡树不远的空树干里;但是老鼠和田鼠不断地来劫夺他的储藏,他不得不把栗子埋在沙土里面,一直

保存到第二年春天。事实上爱米已经有吃不完的粮食了。荒原是这样的僻静，在黑夜里，他冒着危险到耕地上挖些洋山芋和红萝卜来；可是这是偷窃的行为，是他很不愿意做的。他在休耕地上拾来许多野蚕豆，还在荆棘上拾来许多牧马遗落的尾毛，他细心地搓成绳索，用来捕捉百灵鸟。牧羊人知道利用一切东西，什么都不会放过。爱米在篱笆上荆棘上拾了足够的羊毛破毡，做成一个枕头；不久他又创造了一个纺锤和一根纺杆，一个人纺起线来了。他把围地上的铁丝磨成铁针，用来编织；别人修好以后，他再取去制成捕兔的网罗。他终于做到有袜子穿，有兔肉吃了。他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最有经验的猎人，日夜侦察禽兽的生活习惯，弄清楚了荒原上和森林里一切神秘的事情。他每次布置陷阱捉捕野兽，总是十拿九稳就能捉到，因此他过着十分优裕的生活。

他甚至还有面包吃。有一个傻女乞丐，每星期总要从橡树脚下走过，每次走过，总要把背上的口袋放下来休息一会儿。爱米窥伺着她，从树上溜了下来，头上盖着一张山羊皮，捧着一头打死了的野物，用来换取她的面包。如果她害怕他，她的害怕也只隐藏在一阵傻笑里，她同意这种交换，绝不懊悔。

就这样过了一个冬季，一个十分舒适的冬季。夏季来到了，不但很热，又多雷雨。起初，爱米很怕打雷，因为附近的大树已经被雷劈开过好几次了。他注意到说话的橡树的梢头，很久以前被雷劈过，新生的树梢像伞一般的形状，不会触电，不